

南洋風光

臧健飛編



新京書局刊

序

南洋是個甚麼地方呢？

赤道的熱風、永恒地吹着、大海圍繞的群島上、長年披着濃綠的外衣、這裡不知道冬天或秋天、只有春天和夏天、沒有冰雪嚴霜、只有常綠的椰子芭蕉、和紅紫燦爛的花草。

啊，南洋是一幅幽美的風景畫。

野原裏放牧着牛群和羊群、一年內收穫兩三回米穀、鮮美的菓物、遍山遍野、橡皮油漆和煙茶、都是有名的特產、地底下埋藏的資源更多、人們都豐衣足食、沒有饑寒、只有幸福和快樂。

啊！南洋是流着乳和蜜的樂園。

土人部落、有各種不同的風俗和習慣、他們怎樣裝束？怎樣戀愛和結婚？信仰甚麼？喜好甚麼？鸚鵡鬚牛的怪俗、更有許多奇花異樹、獨特的鳥獸虫魚。

啊！南洋是奇怪神秘的魔島。

大東亞戰爭的勝利、舊有的歐美惡勢力一掃而淨、光復了土地、解放了人民、那些景色產

業、都歸他們自己享受和努力開發、前途正像初升的朝陽、將發射出無限的光明。

啊！南洋是甦生了的新土地。

總之、南洋確是幽美的、富庶的、神秘的、新生的氣息、更使人嚮往、但是憧憬南洋、想要進出南洋、首先應當認識南洋、究竟怎樣認識它呢？

南洋風光就是蒐集來的參考資料。

威 健 飛

九、八、二二、

王文光編

口才訓練

古今中外的成功者、十之八九是由於他們有偉大的人格、和能言善辯的口才、才得聞名的。書中乃以故事的穿插、輕鬆雋永的文筆、指示怎樣將自己訓練成一位演說家及健談家、以爲事業之助、一般說話吶吶不能出口的人、一旦讀了本書、從此在大庭廣衆之前、定可滔滔不絕、一瀉千里了。

現代青年修養全書

成功之路

因式分解法

愛情書信

藍天

章護

聯鑠記

粉齋體

鷹爪王

快樂家庭

情花朵朵

武林俠蹤

臧健飛編

林語堂譯

于化坤著

王文光編

陳恩風著

丁玲著

白羽著

白羽著

鄭證因著

王文光編

王文光編

白羽著

南洋的風光

目次

序·····	一
初次看見了椰子·····	六
泗水的街頭·····	九
猩猩和混血兒·····	一二
理想鄉的巴里·····	一七
原始的巴里舞·····	二〇
爪哇海上日出·····	二二
活剝大蛇的製皮工場·····	二四
小島上的篝火歌徒·····	二八
爪哇的雨天·····	二八

目次

三

三寶瓏的中國風味·····	三一
南洋的印花布·····	三三
中國人進出南洋·····	三六
爪哇的大佛跡·····	三八
水城的廢墟·····	四二
爪哇國王的祀神祭典·····	四五
火山和溫泉·····	四九
世界第一大植物園·····	五二
東方女王的巴達維亞·····	五四
巴達維亞的博物館·····	五六
爪哇海峽的一夜·····	五九
新嘉坡的泗水人·····	六一
蘇門答臘的吃人生番·····	六四
巴達族土人的家庭·····	六六

土人的婚姻制度·····	六八
兇猛的水牛群·····	七一
南洋的燕子·····	七五
橡皮園和煙田·····	七七
棉蘭的街頭·····	八一
腥臭氣味的蛇寺·····	八三
暹羅唯一避暑地·····	八六
暹羅的佛寺·····	八八
水上住宅·····	九二
盤谷王宮拜觀·····	九六
暹羅的象群·····	九九
去柬埔寨的途中·····	一〇一
真臘的大伽藍·····	一〇三
從真臘到南旺·····	一〇七

目次

四

從南旺到西貢·····	一一〇
湄公河口的海岸·····	一一二
安南最後的一天·····	一一四
到印度去·····	一一六
印度人的種姓制度·····	一一九
村塾和陶工·····	一二四
農村裏的野獸·····	一二八
土人的娛樂·····	一三一
政治和訴訟·····	一三五
印度的幻術·····	一三七
寡婦的悲慘生活·····	一四〇
從生產到結婚·····	一四三
印度王的生活·····	一四六
野人的家庭·····	一四九

初次看見了椰子

夢想多年的南洋，眼看就要和它見面了，這是多麼可喜的一件事啊！

昨夜，因為精神過於興奮了，所以睡的很晚，一覺醒來，船窗上已經射進來美麗的晨光，像一條金色的長蛇，蜿蜒的爬滿了床鋪，我爬起來，推開窗子，向外望了望，瀰漫在海面上的暗雲，已被燦爛的晨光沖破了，蔚蒼蒼的天空，配和着淺藍色的水面，澄潔，清朗，使人精神一爽。

我展開視線，向遠處一望，在浪花澎湃的遠處，隱約的發見了一個綠色的島嶼，我不禁狂喜的喊了一聲：

「啊，小島！」

這時候，船長開聲走進來，微笑的望着我說：

「那就是馬都拉島啊。」

接着他又告訴我，馬都拉島，在泗水的北部海灣中，像橄欖似的長圓形，土地肥沃，物產很多，那上面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僑民也不少，不過土民們都野蠻好殺，時常演着械鬥流血

南洋的風光

二

的慘劇。

船越走越近，船身兩旁，漂浮着許多大片海藻，遠遠的海面上，有成群的海豬，在浴着陽光的碧波裏戲躍着。

漸漸的，便可以看見島根下的珊瑚礁了，濃綠的熱帶樹蔭下，露出了赤紅的房頂，用椰子葺蓋的土人的房舍，錯落在綠色的島嶼上，真是一幅天然的妙繪，這南國的特奇情趣，深深陶醉了我這旅人的心！

船緩緩的盪開了波浪，駛進港口，這條拖長的海岸線上，停聚着許多巨形的輪船，每個船尾，各自高掛着不同的各國國旗，在海風裏擺動着。

時間正是十二點，炎熱的陽光，像烈火似的照在頭上，幾乎使人喘不過氣來，碼頭上有許多土人苦力群，一個個僅在腰間繫着紅布條，頭上圍着紗巾，半裸體的紛紛往來，嘴裏還不住的呼喊，大概是在搬貨或攬客。

迎接我的朋友，把我領到岸上來，我這才脫離了十數日的海船中的顛簸生活，踏上了陸地。

朋友告訴我，從前荷英惡勢力統治下的南洋，旅行者是非常困難的，一般入國者，

除繳了多數入國稅以外，一齊被送到移民廳，這移民廳，以名字看來是很高雅的地方。其實，那簡直是一個變形的監獄。一般外來人，必須住在這裏候着島上的親友取保來接。才能自由行動。那沒有親友的，還不知要被拘留多少日子，這移民廳是分兩個處所，一處是收容歐美人的，單間寢室，有床帳，被褥，也供給面包牛奶吃。另一處則是收容日本人，中國人，和外來的土人，是一個寬敞的大間，排着一些長木凳，便算做寢床，不但沒有被褥，飲食也只有黑面包，燕麥，小米粥等，室內氣味既腥臭潮濕，夜里蚊虫又多，簡直比坐牢獄還苦。但從第一次歐戰以後，日本漸漸富強起來，經過幾番交涉，才把日本旅人，列入歐美人同一待遇內，那個大形牢獄，只留給中國人和外來土人了。

我一面感嘆，一面走着，這條路鋪着鵝卵石子，光滑，圓潤，發射着熱氣，道旁並列着兩列樹木，南洋櫻花開得火紅，累累的香蕉，掛滿了樹梢，在樹蔭下納涼的土人們，坐的，臥的，斜倚的，笑語喧嘩。更有一些人圍着路旁小攤，在購買着食物，手捧着甚麼，儘情的大嚼，更有趣的是一些披着印花布的土人婦女，背負着赤裸的幼兒，在街上走着，一些兒童們，都一絲不掛的，敞露着黑褐色的肌膚，在大人叢中，往來追逐跳躍的嬉戲着。

步行約半句鐘，我們才到了預定的旅館，這旅館是低低的二層樓房，中間寬闊，堅立着

許多木柱，每間室內擺列着一兩張藤椅，和藤沙發，最奇怪的，並沒有門，往來的行人，都能够看見，廊下一處的椅子上，坐着一個土人茶房，氣度是那麽愚蠢而懊喪的，對於新來的客人，毫無殷勤懇切的態度，隣室有一位身體腫腫的老婦人，躺在椅子上，臉上蓋着芭蕉葉的扇子，悠閒的正睡着午覺。

我渴的很厲害，便向那坐着的茶房喊了一聲：

「喂！來個人兒啊！」

奇異的，那茶房連動也沒動，眼時仍舊是那麽闔着，我忽然醒悟過來，他是不明白我的話的，所以我只得操馬來語說：

「君勾斯！」

果然，那茶房聞聲，睜開了眼皮，向我望了望便慢慢走來。

「民他，都哇，阿耶路，巴拿斯亞！」（拿兩杯熱茶來！）我初次說馬來語，我就心的望着對方的臉，恐怕他不了解。

「啊！」他却明白了，帶着微微的笑容點頭走去。

我喝過了茶，枕着三尺長的竹枕上，休憩了一會，仰首望着天花板，時時由上面的日

光，蒸發出一股蒸人的臭味，壁虎五六匹，在上面縱橫的爬着，蚊蟲也不時飛來，向人的臉上直咬，那長銳的針嘴，一經叮過，便紅腫了一個疤痕，我想，明天買來蚊香，薰薰它，也許好些？

傍晚，有幾位朋友來訪我，我們在室內談話，外面傳來陣陣火花的聲音，那是土人的祭祀行事，因為在正月中，從前土人們由於回回教的沿傳，斷食二十九天，現在，經當地政府禁止，他們只得在晚上吃一頓飯，同時並放火花一次。

南洋的習俗，白天到處都是熱騰騰的，人們好像熱鍋裏的螞蟥似的，東奔西藏的躲着那炎熱的淫威。可是一到夜裏，就立刻清涼起來，他們這時候，也都高高興興的走出來，各人尋覓各人的快樂。皎潔的月光，從濃綠的椰子葉上透出來，微風依依，虫聲唧唧，幽美，恬靜，清爽的氣息，真使人樂而忘返，間或烏雲突來，月色朦朧，一陣細雨，輕敲着椰子香蕉，淅淅瀝瀝，如奏輕妙的音樂。那時候，土人男女，偕手遨遊，鄉土的音樂聲，和雨聲交響，涼爽，幽妙另是一番醉人的情景。

啊，美妙的夜，美妙的南洋之夜！

泗水的街頭

熱帶地方的夜裏，月光特別明朗，許多不知名的鳥兒，都集在庭中樹梢上，唱着美妙的歌曲，彷彿在告訴天亮了，各式各樣的芳草，鮮花，浮着晶瑩的露珠，在晨風裏搖動着，像剛醒了的美人似的，還帶有幾分惺忪的嬌態。推開窗子，一股涼風立刻吹進來，頗有故國初秋之感。

我剛起來，那個土人茶房，便端着玻璃杯送來一杯濃咖啡，混了牛奶，香味撲鼻。早飯後，和我的朋友，散步於旅館附近的商店門外，我們用英語問土人買東西，但他們一點也不懂，沒法，只得取出馬來語字典，一邊看着，一邊交談，真像和啞吧談話那樣滑稽可笑。

順道我們參觀中國人和印度人合資的勤業工廠。出品既很惡劣，價格又很貴，差不多全使用舊法，一點新式工業的形式也沒有，我們逗遛了一會兒，便失望的走開了。

相反，我們參觀日本鐘紡會社的時候，又感覺到東亞民族的工業，並非不如歐美工業。鐘紡會社的內部，非常寬大，精美的棉紗等製品，井井有條的擺列着，經過長期訓練的土人店員，很謙恭親切的在應酬着顧客，和日本國內商店有同樣的氣氛。

店長松永氏向我們傾訴着他奮鬥的經過，和會社三起三仆的沿革，真是一篇有血有淚的史料，這裏，我們不能不感嘆東亞民族的精神的雄偉，能在白人勢力下，不斷的掙扎抗爭，終於奠定了這個大規模的工業工廠。

早上，我們走進一家飯店去用午餐，這飯店裏裝飾與陳設，也是別有風味，在櫃台內，十七八個土人廚師，在做着各種菜肴，台上擺滿了碗盤，魚，肉，青菜之類，鍋裏的熱氣，噴射出濃郁的香味，十足有中國飯館的風味，可是菜品上，既有西洋菜，也有日本炸菜，「天婦羅」（炸蝦飯）。

我們叫了兩份「天婦羅」，出入意料的，碗非常大，每碗兩隻炸對蝦，飯也很多，我們只好儘力吃了，等吃完了這一大碗飯，看碗，再看自己的肚子，不禁互視的，啞然一笑。這地方，清晨既須早起，夜晚睡的又遲，所以人們都感到睡眠不足，早上暑氣侵來，就是久居此地的人，也忍受不了，因此，銀行，會社，都設有午睡的處所，商店街的營業時間，大抵由清晨起到午後四點鐘止，然後即閉門午睡，這是一定的慣例。

歸途中，經過中國人街，這是有名的花街，每座房屋的週圍，滿生着芳草，鮮花，許多婦女們，都在那花草之間遊戲着。

這一排房子，多半是用椰子葉築成的屋頂，椰子葉，編成的牆壁，每家門口，都掛着鳥籠，當地土人，對鳥非常重視，但並非因為鳥的婉轉可愛而飼養它，只是由於傳說的迷信，以為養鳥就能獲得了幸福。

我們偷偷向一間房內窺視一下，鋪着雜草的地上，土人們大人孩人，雜亂的躺着睡覺，一旁，一群滿身污泥的豬崽子，在走動着。

走出住宅區，來到加里馬斯河畔，污濁的泥流裏，許多裸體的男女們，洗臉，洗髮，漱口，洗衣裳，我們看了很覺骯髒不堪，但他們却是歡欣喜笑，却非常高興，若不是頭上浴着強烈的日光，真就心他們會生傳染病。

又走進一列荷蘭人的住宅。

荷蘭人的生活，一定比土人富裕的多了，在住宅的外形看來，便可顯然，這時候，天色黃昏，住宅旁邊的樹蔭下，擺列着涼意盎然的藤椅子，紅色的燈光，照在濃綠的芳草上，這時候，晚餐已畢，靜夜裏，不時傳來讀書聲。

我們往來徘徊觀望，在每家客廳裏，擺着名貴的美女石膏像，和大理石等陳設物，有許多閉着房門，便睡了的，這和故國的情形迥然不同，因為爪哇人對於宗教的信念最深，偷偷

財物，那是最觸犯宗教法的罪惡行動，無論怎樣窮困，誰也不敢冒犯神怒去當竊賊，所以住在這裏的人家，對於小偷是不用擔心的。

「都雷！都雷！」從椰子樹旁，發出一陣陣短促的虫鳴聲，是棲息在熱帶地方的一種爬虫，土人因為它的鳴聲，都叫它都雷。

仰望天空，繁星閃爍，那不是和故國同樣的星光嗎？可是在遼遠的南洋，它越法美麗了。

猩猩和混血兒

清脆的賣花聲，驚醒了旅人的晨夢，附近小孩子們的喧鬧聲，很像故國兒童的口音，我們初到南洋，常常不知道甚麼時候天亮，偶而認為是天剛放白，可是出去一看，已經烈日炎熱氣薰人了。

我們走出旅館，剛七點多鐘，可是，任何商店都開了門，車馬，行人，往來不絕，其中有兩頭白牛，拖着一輛車子走來，車廂用椰子葉，編成的美麗細緻的圖案，紅的，黃的，綠的，充分表現出南國的彩色。